

韩国四大天王

曹薰铉对局集



陈兆峰 吴国安 编著
蜀蓉棋艺出版社

韩国四大天王

曹薰铉对局集

陈兆峰
吴国安 编著

蜀蓉棋艺出版社

书 名/韩国四大天王——曹薰铉对局集

编 著/陈兆峰 吴国安

策 划/白小川 杜维新

责任编辑·杜维新

封面设计·何 作

版面设计·杜维新

责任校对·蒋雪梅

出 版 蜀蓉棋艺出版社

成都市二道桥街72号 邮编 610072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四川省邮电印制厂

版 次 1999年2月 第1版

1999年2月 第1次印刷

规 格 850×1168mm 1/32

印张22.25 字数552千字

印 数 1—10,000册

定 价 32.00元

ISBN 7—80548—587—9/G·58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四川省版权局

举报电话：028—6636481

缘法的思考 ——记曹薰铉与韩国围棋

—

曹薰铉，1953年3月10日生于韩国全罗南道木浦市。1962年入段（9岁），1963年渡日入濑越宪作门下。1966年重获日本棋院的段位，1970年获日本棋院《棋道》新人奖。1971年升入五段，1972年回国服兵役。1973年获第14期最高位战冠军头衔。1980年第一次荣登全冠王（九冠王）。1982年升入九段，这是韩国棋院的第一位九段。同年第二次全冠王（十冠王）。1984年收内弟子李昌镐。1986年第三次全冠王（十一冠王）。1989年获第1届应氏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冠军，继赵治勋夺取日本“名人”之后在韩国再次掀起围棋热。1990年被弟子李昌镐夺走最高位衔，从此在国内棋战进入全面防守时期。1993年率领韩国棋士夺取第1届真露杯三国擂台赛冠军。1994年相继获取第5届东洋证券杯、第7届富士通杯冠军，成为世界棋坛第一位大满贯冠军。同年弟子李昌镐夺走其最后一个国内头衔大王战，从此韩国棋坛结束长达19年的曹薰铉时代。1995年再次率领韩国棋士夺取第3届“真露杯”。同年完成对局一千胜纪录。1996年第三次挂帅夺取第4届“真露杯”。1997年获第8届东洋证券杯冠军。

曹薰铉别号“燕子”，喜欢“无心”、“玄玄”等字句。棋风凌厉快捷，攻击性极强。

以上是韩国围棋皇帝曹薰铉的基本简历。对于曹薰铉，中国棋迷始终持有强烈的第一印象：曹薰铉是做为皂衣玄骑的“超级黑马”闯进世界棋坛的。1989年9月在新加坡开枰的第1届应氏杯决战第五局，执黑的曹薰铉第145手一步小尖，将聂棋圣中盘紧要

的五粒白子悉数鲸吞，就这五粒白子的陨落演绎了一场人生浮沉乃至大地的起降。中国的聂棋圣亢龙有悔，黯然伏潜；而中国围棋要赶超日本的定音锤尚未敲响之际，不得不匆匆改铉易辙去应付围棋世界忽然隆起的韩国这个新脊背。

曾几何时，中国忘记了善弈的这个韩国？

商纣覆没，箕子明夷分封朝鲜（历史的一说），跟随而去的几千能人中必有善棋者。若是，这可是元气沛然的古制围棋。不过箕子之说玄之又玄，汉四郡时期倒是韩国围棋可做为信史的发端。《三国志·魏书》云：“汉桓、灵之末，韩涉强盛，郡县不能制，民多流入韩国”。韩在朝鲜半岛南端，秦亡时多有中国人移民此地，继而汉人一杂然，免不了一番新的围棋景象。后来韩地起来百济国，《南北朝史》云：“百济之国，俗重骑射，兼爱坟史，而秀异者颇能属文……尤尚弈棋”。到了唐朝，新罗国善弈之事朝野有闻。开元二十五年，唐玄宗有意派围棋能手杨季鹰随同主使出访新罗。唐末德宗时期，新罗棋士朴球在唐朝宫廷出任棋待召。朴回国时，诗人张乔写了一首《送棋待召朴球归新罗》，诗云：“海东谁敌手，归去道应孤。阙下传新诗，船中复旧图。穷荒迥日目，积水载寰区。故国多年别，桑田复在无？”

可以与这首诗做和的，是关于高丽时期的歌谣“礼成江曲”的凄绝故事。高丽史乐志记载，中国北宋商人贺头纲在高丽国行商时，靠赌棋夺走了礼成江畔的一位美妇。美妇的丈夫后悔莫及，在礼成江边哀歌一首便是“礼成江曲”。

以上是韩国围棋的历史履历。

曹薰铉履历和韩国围棋的历史加在一起，我们才能细细品味现在“韩国围棋”这个新概念。韩国并不是横练十三太保的围棋暴发户，韩国围棋自有其源远流长的传统。这是一种民族性使然的，内蕴于传统文化之中的围棋精神。这种精神自有她天演的方式，在历史的长河中时隐时显，融入国运的兴衰偶露峥嵘。二十

世纪八十年代，韩国人在东亚一隅创出“汉江奇迹”，经济迅速腾飞，棋运亦随着国运的强盛飞速崛起。曹薰铉是开一代风气的执领人。

我们要关注曹薰铉首先要关注他的人。曹薰铉做为唯一真实兑现的是他个人的一生。如果我们因循曹薰铉患得患失、迭宕迷复的人生道路殷勤走一遭，必然能得到丰厚的感性认识。这将有助于我们真实地了解曹薰铉乃至韩国围棋的里面世界。

二

人生流传，靠的是缘。

1972年3月，19岁的曹薰铉不得不放下日本的棋业回国。当时曹薰铉情绪低迷，他看不到一种使命化作缘法悄悄推转他的人生，他只是单独焦虑他个人的前程。对曹薰铉来说这是一次不协调的仄返动作，是人的命运剧里悬念的突变转折。国家机器的召唤具有神喻的不可抗力，此刻的曹薰铉更像是被高空气流卷走的幼燕。爱好和平的棋士与训练有素的空军轰炸手之间有什么必然关连？曹薰铉困惑莫明。

1968年，曹薰铉只差两局棋便可进入名人战循环圈，1970年获得了日本棋院《棋道》新人奖。这一奖木谷道场的石田芳夫早他一年获得，越治勋晚他一年获得。到了1971年，升入五段的曹薰铉闯入了本因坊战第三次预选赛，只因败给变幻大师山部俊郎九段失去了驰骋本因坊循环圈的机会。弱冠的曹薰铉虽然冲击名人、本因坊未果，但日本棋界普遍认定这只是迟早的问题。可是，回国服兵役这一条海外公民必须履行的义务，曹薰铉不能回避。金寅、尹奇铉、河灿铎等韩国棋士业已回国，曹薰铉就要步其后尘。果然，到了1972年韩国政府的“班师令”如期颁下，曹薰铉不得不收拾行囊返回玄海滩。

大约九年前，正值国立小学四年级的曹薰铉在秋气飒爽的十月天被送往日本。当时曹薰铉已经是韩国棋院的二段棋士，保持

着颇有争议的世界最早入段纪录。六十年代，韩国围棋尚不具备真正的职业实力及规模，取消了“巡将”排子的韩国现代围棋正处于普及阶段。大约从中古时期，朝鲜半岛流行独特的“巡将”围棋，对局时预先摆上黑白错落相间的十六粒排子。“巡将”围棋与其说是文人冶情的逸品，不如看做是有关武将演兵的盘戏。每当中国北方骑马民族雄起，朝鲜半岛亦不免兵燹，每隔二、三百年必须跟外族恶斗一场的韩民族自然而然在围棋上体现了力战的风格。到了近代，“巡将”围棋严重禁锢了布局的思考，相对于自由完整的现代围棋，“巡将”围棋的排子之弊更甚于中国的座子之弊。1937年，当时棋界的柳镇河、蔡极文等人达成了废止“巡将”围棋的决议。1945年11月，曾经在木谷道场修习过棋艺的赵南哲创立了汉城棋院，这就是韩国现代围棋的开端。1950年，韩国正式举办入段大会，首批产生了赵南哲三段和另外13名初段，共14名职业棋士。

1962年曹薰铉以9岁年纪在第16届入段大会上成为初段，此时韩国棋坛的最高段位是赵南哲七段。日本棋院不承认曹薰铉的入段纪录，日本坚持的“世界第一”是赵治勋11岁入日本棋院的初段。不过赵治勋也是韩国人，总之尚处于启蒙时期的韩国现代围棋，六十年代便推出了两位超世奇才。

9岁入段的曹薰铉未必有足够的职业意识，也不可能成熟地思考关于围棋的种种“使命”。使命始终是大人们强加于有天份的儿童身上的。曹薰铉4岁显示出惊人棋才时，他的父亲及时发现了一种“使命”。而曹薰铉在童年的懵懂中“顺理成章”成为“职业棋手”时，他的才名又被远在日本的超级伯乐濂越宪作嗅到了。曹薰铉10岁渡日，有多少是自己肯愿的呢？需要家庭呵护的孩子被“哄骗”到日本，在陌生的环境处处感到不适应。后来曹薰铉抱怨说：“说句难听的话，等于是把我扔在那儿了。”

被“扔”在日本的曹薰铉开始了“学徒”的生活。在濂越家

门每天擦洗走廊，清扫庭院，一条可以直立的猎狗陪着他出早操。一开始，曹薰铉被日本棋院定为四级，四年后才得以入日本棋院的初段。在日本修业的几年时光里，曹薰铉几乎忘掉了母语。他按照日本人的方式理解和参悟围棋，并随着年龄的增加，段位的提高一步一步融进日本围棋的道统精神里。这时候的曹薰铉一定不会怀疑日本围棋的正统地位，也不会考虑日本以外的围棋世界。

对一个人真正构成挫折的，必然是理想的挫折。谁能说曹薰铉在这成长的九年岁月里，并没有建立以“名人”、“本因坊”为目标的人生理想呢？年少的曹薰铉视九段棋士为“富士山上的云”，被自己将来会成为九段的遐想所颤栗，等到曹薰铉18岁那一年终于可以打败九段棋手，并且有望进入名人、本因坊等大赛的循环圈时，他所企冀的一定是在日本棋坛加冕登顶了。1970年曹薰铉获得《棋道》新人奖，1971年升入五段，1972年突然被召回国，一切希望旋即化为泡影。

九年一轮回，曹薰铉操着脱口而出的日语茫然出现在祖国街头，油然而生被掏空的幻灭感。可是打击接踵而来，曹薰铉回国后的第127天，他的恩师濂越宪作自杀谢世。又过了两个月，一直陪伴他度过九年在日生活的叫做“辩庆”的猎狗也死掉了。这条狗是恩师濂越宪作在曹薰铉渡日之初给他买的——这时候曹薰铉泪如泉涌。一直是坚强的曹薰铉，内心深处的一个暖点融解崩堤了。

曹薰铉的人生在这里定格，泪流满面的曹薰铉是不是被一种冥冥的力量所左右呢？一个人最致命的痛苦，莫过于在迷途中奋斗。19岁的曹薰铉为了成为将来的“曹薰铉”还要付出多少代价呢？

三

曹薰铉回国后经历了短暂的“沉沦”，他变得少言寡语，棋也下得很糟。最令曹薰铉难堪的，莫过于对本民族语言的生疏。另

外他的日本段位也带来了不少麻烦。曹薰铉渡日当年，他的韩国棋院二段身份被日本定为四级，对这一笔旧帐韩国方面九年后依然有些耿耿于怀。1972年，韩国棋坛最高段位只有赵南哲一人是八段，就是五段棋手也只有三位。曹薰铉若想在韩国棋坛成为五段高手，必须下出相应的五段实力。可是曹薰铉短期内不仅下不出什么好棋，而且他的“沉沦”态度多少叫韩国棋界猜忌。经过长达两个月的甄别考核，曹薰铉的段位勉强被认可了。狼狈过关的曹薰铉及时收束心猿，次第展开他在空军蓝时期的调整生活。

调整的意义在于新发现，曹薰铉必须发现新的价值，去替代刚刚失去的日本对于他的意义。重整生活，重建理想，这对于乍入军营的曹薰铉还是十分艰难的。一开始，曹薰铉打的是复员后重回日本的念头。在军营里，曹薰铉认识了叫做车敏洙的初段棋士。车敏洙复员后到美国发展，1985年在他的安排下曹薰铉得以与中国的聂卫平九段对局。这一场在美国进行的私人性质的比赛，曹薰铉和聂卫平打成一比一。谁都说不清楚这场比赛对于1989年的应氏杯产生了什么影响。从结果看，受益的一方显然是曹薰铉。也许曹薰铉认识车敏洙亦可算是缘法吧。诚如曹薰铉回国服兵役就是为了认识车敏洙。在军营，曹薰铉和车敏洙对局时往往有五、六十人围得水泄不通。当时是1973年，这一年曹薰铉将获得人生第一个棋衔——最高位战。

回顾1973年的韩国棋坛，整整经营24年的韩国现代围棋，基本上是由留学日本的棋士树立其骨骼。韩国现代围棋之父，赵南哲八段早在四十年代入木谷道场修习，获得了日本棋院的初段。1948年出生的河灿钰国手1963年与曹薰铉一道渡日，入了木谷门下。1970年他回国服兵役时，是日本棋院的四段棋士。此外金寅最高位、尹奇铉七段等棋士都曾短期留学日本。在留日的棋士群中，曹薰铉获得的段位最高，因此曹薰铉内心中的自负感始终屹立不倒的。

1973年，曹薰铉经过将近两年的调整期，不仅重新学会了母语，而且棋也下得心应手。尚未脱下蓝色空军装的曹薰铉未必打消了回日本的念头，他想漂漂亮亮赢下几个冠军再回去。1973年春，曹薰铉出道伊始便得“最高位”，在韩国棋坛引起了炸裂的效果。在兵营里整整沉闷一年之后，曹薰铉始得军队方面的默契，可以单独驾机在棋坛上磨炼轰炸本领了。“焦土”最高位之后，曹薰铉继而夺下了名人战的挑战权。“名人”这个称号在韩国围棋是权威与荣耀的象征。曾在日本棋坛浸淫九年，而且内心里眷眷思归的曹薰铉，很想在这个棋战上得到小小的慰藉。1973年，在韩国围棋的“金寅”时代力克金寅七段夺取最高位的曹薰铉，并没有把眼下的“名人”徐奉洙放在眼里。徐奉洙和曹薰铉都是1953年生，但徐奉洙比曹薰铉早生38天。可是，1970年曹薰铉在日本获得《棋道》新人奖时，徐奉洙刚刚在韩国入段成功。1972年曹薰铉以日本的五段身份回国，时值徐奉洙仅仅跻身韩国棋院的二段行列。韩国的二段，曹薰铉九年前业已获得，回国后被段位问题困扰的曹薰铉，是不是也将把徐奉洙的二段，视之为四级？可是，就这个“四级”的徐奉洙，1971年二段时便已获得“名人”，使得曹薰铉阔别祖国九年后，被二段“名人”的韩国围棋景象所纳罕。奉日本围棋为道统的曹薰铉，自然看不惯有失纲常的韩国围棋；而“绿林”出身的徐奉洙“啸聚”名人城，不啻为大逆的“瓦岗”之举。

挟“最高位”之威，“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曹薰铉替天行道，大举围攻名人城。可是曹薰铉败了，是在韩国棋界饶有兴趣的众目睽睽之下，被徐奉洙杀得人仰马翻，换句话说说是给打晕了，找不到南北。

就是多年以后，曹薰铉想起这场惨败仍会心有余悸。第6期名人战挑战五番棋的1比3失利，对曹薰铉构成棋生最重大的失败。这场失败甚至给曹薰铉的人生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其印迹之深，以

后的曹薰铉不可以用任何辉煌进行弥补。1973年，韩国舆论大肆宣传徐奉洙的胜利。韩国培养出的棋士，打败了日本围棋界的宠儿。的确，曹薰铉是日本围棋界的“宠儿”。在日本，出身濂越名门的曹薰铉俨然是日本围棋界的“皇太子”。无论木谷道场多么红火，但木谷道场曾被日本文坛巨匠，川端康成指谪为“失之棋道”，是合理主义规制下模造“训练有素”的高手，使之“艺道的风雅渐灭”。与此相比，濂越门承接棋统，位极尊崇；虽然香火并不鼎盛，但门中桥本宇太郎、吴清源等皆是一代宗师。濂越宪作对曹薰铉青眼有加，誉为“吴清源第二”的棋才，不等木谷实收罗走“偕先”招之为关门弟子。濂越宪作这一打破常规的举措惊动了日本棋界；韩国留学生进木谷道场已经成为不成文的定例。从赵南哲、河灿锡到赵治勋无一例外都进木谷道场学习。听到曹薰铉渡日的消息，木谷实做好了迎接的准备。可是非常“意外”地，隐退已久的濂越宪作热情高涨地将曹薰铉截走了。以后曹薰铉常到木谷道场串门，木谷实每每用奇怪的眼神打量他。木谷实过世后木谷夫人透露“内幕”，说木谷实生前常常为曹薰铉未能进木谷道场叹息。如果不是濂越宪作而是别的什么人，木谷实很可能到日本棋院上告了。

曹薰铉回国后不久，濂越宪作作为84岁的高龄自杀了。曹薰铉的突然折返，多少对濂越老人造成了挫折。濂越老人75岁敢于收弟子，这里必然包含着濂越宪作对棋的信念的倾注。老龄的濂越宪作其实并不能具体教会曹薰铉什么。如果曹薰铉得以进木谷道场，那么曹薰铉的棋力将增进得更快。濂越宪作肯定从曹薰铉身上看见了当年他从吴清源身上看到的东西。这在于吴清源是中国的围棋精神与传统；在于曹薰铉是韩国围棋精神与传统。濂越宪作很自信他能启发这种精神与传统，同时将日本民族几百年来冶炼围棋的“道”的执着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悄悄传授给两位外族弟子。

濂越宪作很可能认为曹薰铉只有在日本才能完成他本应该完成的棋业。濂越宪作的自杀多少表明了这个态度。濂越宪作虽然明达，但他看不到曹薰铉身上更深远的“业力”，曹薰铉注定要被一种缘法载回祖国，与韩民族具体的围棋融合在一起。濂越宪作事实上也未能看到，他的弟子被韩国土生土长的徐奉洙杀得大败。

从第6期名人战的失利开始，曹薰铉经历了痛苦的脱胎换骨。无论曹薰铉怎么矫饰，他一直是作为“外来人”下棋的。曹薰铉做不到与韩国本地棋手融到一块儿，用日本的眼光审视和挑剔韩国围棋，败给徐奉洙意味着曹薰铉心目中的日本神话坍塌了。曹薰铉虽然比徐奉洙晚生一个多月，但他的棋龄远比徐奉洙长。而且，曹薰铉在围棋上的种种机遇和所受到的正规训练，徐奉洙根本无法与之相比。曹薰铉不相信他的天资不如徐奉洙。那么，徐奉洙是靠什么样的一种方法，将自己的棋艺提高到这个地步的？也许靠的是自悟？

曹薰铉在很难自我辩解的境地里进行了思考。至少曹薰铉不能带着败迹的耻辱中途退回日本。曹薰铉必须证明留学日本的意义高于在本国下棋的意义。曹薰铉留了下来。在他的眼前，不曾犁翻过的韩国围棋丰厚的土壤开始展现无穷的魅力，这是曹薰铉不曾深谙的、充满原创气息的新天地。围棋原本可以这么下：翩然游刃，子若明若晦的消息盈虚间，自由感受模糊混沌之中抱残守缺的秩序。曹薰铉埋头垦植韩国围棋的莽原，他与徐奉洙一道刀耕火种，寂寞经营十六年后才能指望的粮食，从1977年开始，曹薰铉个人的收成满囤满仓，1980年便第一次荣登全冠王。也许这时候的曹薰铉完全站在了徐奉洙的上风，但徐奉洙始终在颗粒无收的年景里顽强地熬过了冬天。每复春风一度，掠过荒火的田野里，炭黑与腊黄间乡愁般隐隐染绿的必然是枯荣不死的“野生草”徐奉洙。抛开曹薰铉与徐奉洙的个人思想，在超越胜负的领域里曹、徐两人以孤独演绎韩国围棋。整整十六年韩国棋坛保持

曹、徐体制。这倒像是酣睡的十六年，曹、徐两人相互印证中碰撞出的火花渐渐烧出了曙色。

对于曹薰铉，这十六年的锻造同时带来了十六年的煎熬。1975年底，从日本传来赵治勋获得专业十杰战冠军的消息。1962年，1963年赵治勋、曹薰铉先后渡日。赵治勋的年龄小曹薰铉三岁。就这三年的差别给赵治勋带来了截然不同的缘法。赵治勋到了适役年龄，被韩国政府的一张特惠令解脱了。此后赵治勋更是步步辉煌，1976年王座、1979年碁圣、1980年名人、1981年本因坊、1982年十段、1993年棋圣，集四大冠于一身赫赫然是日本乃至世界第一人。1980年赵治勋夺取“名人”后凯旋，成了韩国的民族英雄。衣锦还乡的赵治勋以日本第一人的身份，与韩国第一人的曹薰铉下了两局纪念棋。曹薰铉“理所当然”输掉了这两局比赛。这回不仅是曹薰铉，甚至韩国围棋界都深深记住了这两场败局。尽管赵治勋是韩国人，但赵治勋代表日本围棋下赢了韩国围棋。曹薰铉整整等满了十年才得以在韩、日之间的一场快棋赛上赢回了一局。韩国舆论再一次宣扬曹薰铉的胜利，如同1973年宣扬徐奉洙的胜利一般。

人生最难的是断惑。赵治勋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对曹薰铉构成挫折。在挫折的代偿情绪里，曹薰铉一定是将赵治勋的成就当做了自己的成就。假如能得以继续留在日本……，可是没有比较的基点，人生并不能进行彩排，去选择最中意的一种。人只是在不断重复的丧失中获取唯一属于他的东西。而丧失掉的或然性并不就此罢休，而是化作虚幻质料的形体不断在脑海里回归闪现。在曹薰铉的脑海里虚幻的曹薰铉在日本棋坛驰骋——棋圣、名人、本因坊……如何断惑？1980年末，曹薰铉离不惑之年尚有十余年，曹薰铉必须在难以判定价值的内心动荡中黑沉沉地苦熬下去。不过，此时的曹薰铉已经与韩国围棋紧密结合，他的崛起之日，必将是韩国围棋成就之时。

四

1982年5月4日，曹薰铉在而立之年升入九段。这是韩国现代围棋经营22年之后终于达到“入神”的臻境。赵治勋在日本比曹薰铉早一年成为九段，年龄也只有25岁。赵治勋不仅是日本棋坛年龄最小的九段，同时创下了升至九段时间最短的纪录。1982年7月7日，九段的曹薰铉在第16期王位战上以4比3艰难取胜徐奉洙，第二次荣登全冠王。此时赵治勋在日本卫冕名人、本因坊成功，进一步将“十段”赚到手，同时扫荡第7期棋圣战的循环圈直捣黄龙。第二年春，日本棋战上演了棋圣战挑战棋三连败后四连胜的大逆转“世纪之战”。

1983年曹薰铉以第1期MBC帝王战快棋战的盟主身份默默出现在韩、日之间的电视快棋对抗战上，对方是日本“快棋”冠军石田芳夫九段。到1986年止，曹薰铉在韩、日之间最早展开的这项交流战上一共取得了三胜。曹薰铉分别击败了石田芳夫九段、加藤正夫九段、武宫正树九段。日本棋界倒是爽快地接受了这个事实。但日本人说曹薰铉的厉害并不等于韩国围棋厉害；对曹薰铉的棋藤泽秀行等老一辈棋士早已有口皆碑，而且曹薰铉属濛越门的辈份，在日本棋界没有人敢于小觑。徐奉洙两次做为韩国的代表出战韩、日快棋赛，但两回都碰上片冈聪九段输掉了比赛。这样，日本人很有理由将曹薰铉视为“自己人”加以赞誉，而韩国围棋并不能人以正统自居的日本人的“法眼”。

整体的韩国围棋悄悄蓄积内力，1985年曹薰铉将九岁的李昌镐召入门下。此时，一度离开围棋的“业余”棋手刘昌赫终于下决心加入职业棋士的行列。刘昌赫的启蒙老师是只有十级棋力的父亲，而他的“导师”是对围棋一无所知的母亲——这位可敬的母亲从报纸上剪下棋谱叫儿子背熟。刘昌赫小学时夺下了全国业余围棋冠军，一举轰动了韩国。到了高中，刘昌赫参加第6届世界业余锦标赛名列榜眼。1986年刘昌赫在被让先的情况下三比零大

胜曹薰铉，1988年又从曹薰铉手中夺走了大王衔。刘昌赫是继徐奉洙以后又一个以业余身份闯进高手行列的棋士。很难想像韩国人在围棋的天份竟然如此独厚。

1986年曹薰铉三次荣登全冠王，是曹薰铉国内棋战生涯的最后一个巅峰。从1988年起，一批新锐棋士比肩涌出，曹薰铉有些力不从心，疲于应付了。这并不等于说曹薰铉正在走下坡路，而是辛勤劳作十六年的田野开始灌浆，一望无际的金色麦浪正在蔚起。1988年，富士通杯和应氏杯相继出台，全面拉开了“世界大战”的序幕。韩国棋手在富士通杯的第一轮比赛中全部落马，多多少少表明了刀法尚不纯熟。也许韩国围棋就需要一个英雄主义的壮举，大斧凿出豁然洞开的泻口，让韩民族满溢的才情洪水般肆虐围棋的宇宙。富士通杯全面失利之后，曹薰铉单独担起了英雄的职责，在命运之星闪耀的黎明悄悄策马应氏杯战场。

也许是富士通杯的失利起了消极的作用，韩国被应氏杯主办方安排在“下席”，只得了区区两个参赛名额。其中一个名额分摊给韩国国籍的赵治勋，事实上只有曹薰铉一人代表韩国围棋参赛。在应氏杯战场，曹薰铉将与阔别十六年的木谷门高手们较一较锋芒。1972年曹薰铉不得不放弃日本的棋业时，木谷道场的一批与他同时代的棋手得到稳步成长。加藤正夫、石田芳夫、武宫正树、小林光一、赵治勋等人一统日本棋坛，树立了木谷门超一流的风范。曹薰铉在富士通杯的第一轮比赛中，执白输给小林光一五目半。小林光一比曹薰铉早一年出生，但比曹薰铉晚一年入段，在日本入段十六年后小林光一在棋盘上与曹薰铉对垒时，俨然是集棋圣、名人于一身的日本围棋第一人。曹薰铉自然不会轻易向小林光一低头，应氏杯为曹薰铉提供了报富士通杯一箭之仇的机会。在应氏杯第三轮，前两轮轻取两位台湾棋手的曹薰铉再次与小林光一对垒，这一回命运女神坚决站在曹薰铉这一边，身负使命的曹薰铉终于闯进了应氏杯四强战。曹薰铉的半决赛对手

是“二枚腰”林海峰九段。曹薰铉与林海峰颇有渊源，1968年二段的曹薰铉曾在清峰会成立开幕式上与林海峰本因坊下过纪念快棋。执白的林海峰礼让曹薰铉四目，结果那一局棋盘面平空，曹薰铉就赢了这礼让的四目。二十年后曹薰铉再遇林海峰，是以两盘胜局报答了当年的提携。这样曹薰铉终于在华山之巅亮剑，且看何方高手与之交锋了。

在另一个战阵上，中国的聂卫平棋圣同样担负起振兴中国围棋的使命。围棋发源于中国，是中国的哲学态度自然推衍出围棋的原则。随着中国封建社会士气的式微，盛唐已经遥不可及，中国围棋的命运如同中国玉器的命运；中国玉器唐以后虽然刻缕纷繁，越雕越精，但已经很难再写前三千年中国古玉的精神了。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棋手以赶超日本为目标倾注了几十年的心血。1964年陈祖德首次战胜日本九段棋手，继而聂卫平在日本刮起了强劲的聂旋风。从1984年起，聂卫平通过三届擂台赛的拼搏，连克日本超一流阵营，大大鼓舞了中国围棋的士气。

到了1988年，至少聂棋圣可以做到赶超日本超一流棋士。在第一届富士通杯比赛上，聂棋圣闯入半决赛可惜败给林海峰九段屈居季军。应氏杯的筹办主要就是为了给中国围棋加油，为聂棋圣加油。聂棋圣如果拿下应氏杯，就可以为中国围棋赶超日本的努力塑下一个胜利的丰碑，同时聂棋圣可以步入辉煌的不朽。可是，中国围棋一味注重日本，忽略了另一个一衣带水的国度同样在做着一番努力。当1989年4月聂棋圣与曹薰铉在应氏杯决赛场对垒时，善于隐忍的中国棋迷很可能立刻感到某种不妙。棋局反复到1989年9月，聂棋圣第144手一记痛憾的“昏招”付诸东流中国围棋卅年期盼时，中国棋迷大概只能靠苦笑来排解郁闷的心情。

1989年韩国围棋开镰收割的年景。沿着曹薰铉耕耘棋生的十六年走到应氏杯结束，我们必然能对曹薰铉以及韩国围棋产生充分的感性认识。第1届应氏杯以后的韩国围棋景象棋迷们有目共

睹。韩国人在围棋上的才情像久郁的火山一样喷发出来，骤然崛起的韩国围棋板块开启一幕英雄史诗。迄今为止的三届应氏杯皆由韩国人所得，韩国棋坛的四大天王甚至是世界棋坛的四大天王。在日本，韩国人赵治勋再次捧得三大冠。而柳时薰、赵善津等人是韩国埋在日本的下一代定时炸弹。同时不要忘了朝鲜，那里的两千万人同样能下棋。说不定有一天朝鲜国土上会蹦出一个比李昌镐更怕的“石猴”。

一种缘份，现在可以理解曹薰铉应召回国的意义了。使命与缘份相融合，不仅曹薰铉个人取得了成就，同时也使韩国围棋走到了今天的辉煌。

可是，中国围棋将如何了局？重复一遍，是中国的哲学态度自然推衍了围棋的原则。中国毋需通过比较，去分出自己的优胜劣败。中国本然的围棋，是不争而取胜的上善之棋，这一点只有中国的素质才能够完成。九十年代的围棋正在呈现世纪末脸色，表面的繁荣背后却是结构的缺伤。

中国将全国恢复汉唐的自信。从小无限飞跃到大无限，围棋有这样的包容度。吴清源老人提倡二十一世纪围棋和“以文会友”届时只有中国人才能深聆“文”字里面博大的精神。

二十一世纪向我们走来，中国围棋必将开辟“上善”时代。

吴赤潮